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THE KUMARAJIVA PROJECT
欽哲基金會直屬計畫



《聖臨終智大乘經》暨註釋講經工作坊

- 宗薩欽哲仁波切



開場

前些日子，圓滿法藏的譯者們——或稱為譯師們——希望針對這方面做些研討。只是來交流，不是來說法的。

此外，藏地的藏族們有時會反映，當我發言時，大多都說英語，他們聽不懂，所以希望我說藏語。因此，今天將使用藏語。

言歸正傳，主要還是為了圓滿法藏的譯者，才有今天的交流。所以請不要認為是來聽善知識的說法的，我們都是平等平等的。

不過，由於我們討論的內容十分重要，所以也許會有助益。

我們今天討論的內容是一部佛經。

據說，要講解佛經，除非是登地菩薩，否則是說不來的。想來，大多數人大概搞不清楚什麼是登地吧？談到「登地」，並不只是變得相對較為博學或者變得比較有經驗而已。

該怎麼表達所謂的登地呢？他們在思想方式、人生哲學、對於對境的態度方面，應該是與我們不同的。舉例來說，像我這樣的人，當我在跟你們說話時，沒辦法聽你們說，同時又跟你們說話。當你們說話時，我就負責聽，如果能回答，我就回答。兩件事不能同時進行，除非雙方搶話說。這樣也許可以做到同時，但那也沒什麼用。同樣地，假設有兩個人同時跟我說話，也不知道該怎麼聽，大部分都會不知所云。假使有個人在說話，旁邊有狗在吠，我也會無法思考，只好完全忽略狗吠，去聽那個人說話。

然而，提到「登地菩薩」時，據說他們在一剎那間，同時與一百位佛共處，向一百尊佛陀求法，所聽聞的法也各不相同，而不像我們開法會那樣，一千個人只能念同一部經文，他們能聽到各不相同的法。同樣地，他們能在一剎那之間，對於數以百計的眾生所需——例如：該與之交談與否——都可以各別處理。這些都只發生在一剎那之中。

以上只是一個小小的例子。

因此，所謂「登地」的那些人，他們會懂得佛陀本人在經典中所說的道理。對於凡夫，就必須要靠論典——解釋佛經的注釋，在閱讀這些論典之後，得以獲得些許整體概念性的理解，於此基礎之上去思惟。只能這樣了，別無他法。

因此，所以我們今天對於佛陀的話語——這部經典，只能透過推測、概略的方式進行討論，猜想：「大概是這樣吧……？」我們甚至無法做完整的討論，因為沒有時間。

翻譯佛典

還有個挑戰。對我們來說，眼前的麻煩在於——「翻譯」本身可能就相當挺棘手了。以我來說，我完全確定自己無法勝任翻譯的工作。在這裡，他們做著翻譯的工作，指姚仁喜師兄等人他們真的很厲害。換作是我的話，會累死的，做個五分鐘，我可能就得要睡幾個小時了。翻譯必須很慎重，要仔細聽，還得表達出來。真是困難。

其中，我們目前正在翻譯佛陀的話語及論典，像是圓滿法藏、八萬四千這樣的翻譯計畫，他們真的面臨巨大的挑戰，因為太博大精深了。但也不能放棄不翻。若能嘗試看看能做到什麼程度，自己便能夠集資淨障，也能利他，這本身絕對算得上是實修。

進一步來說，在菩提心攝持之下，即便只能翻出一句話，這樣去翻譯，從佛法的角度而言，其善根應當也是無上的。

語文的力量

再談世間的角度——畢竟如今很少人會從佛法的角度去思考了！在這世間，我們考量的若是社會的學問或語文層面，翻譯也很重要。

對我們人類來說，所謂的語文、語言、詞彙，是極其重要的。是吧？詞彙、語言、句子、文字的使用，肯定會對心中的意向產生作用——這些是非常強的影響力。

現在不談佛法，只討論世間法，我們要討論社會上的思考方式。

通常當我有空的時候，會在網路上搜尋那些英文稱為 *untranslatable*——也就是無法翻譯的詞。各個國家應該都有這樣的詞，不同的國家、文化、種族或民族，還有不同的語文，應當都有很多這種終究無法翻譯的詞彙。我很喜歡讀這類無法翻譯的詞彙。

在日語中，有個詞彙叫做 *mono no aware*（もののあわれ／物の哀れ／物哀）。據說，*mono no aware* 這個詞就很難翻譯。我曾打電話給我的日本友人們，跟他們談了很多關於 *mono no aware* 的話題。

今日的日本年輕男女，大概已經沒有 *mono no aware* 了。怎麼說呢？日本人、印度人、漢族、藏族，大家都把西方人觀想在頭頂上、心間，西式思想變得極其強烈；即使口裡說著藏語、漢語、日本語，思想上卻儼然已經成了西方人。

雖然 *mono no aware* 是無法翻譯的，但還是有些關於它的詮釋。大致來說，事物有種「總是在變化」的本性，對吧？人們看著事物不斷地變化——諸如天空的浮雲，那些暫時的事物。而喜歡或者留心這些暫時的事物，大概就是〔*mono no aware*〕了。

日本知名作家川端康成（Yasunari Kawabata）曾寫了一本書，《雪國》（*Snow Country*）。很多學者提到，他運用許多 *mono no aware* 的思想而寫成此書。

這本書非常棒。情節是關於一名男子到了一處溫泉，那兒有位藝妓——也就是與客人遊戲、演奏笛子、吟詩作對的女性，本書談的就是他與藝妓之間的故事。全書從頭到尾，都是片刻的情境，因為那位男子不過造訪了當地幾天罷了。然而，這對男女之間產生了情愫，他們彼此也都清楚，這樣的愛幾天內就會結束。同樣地，也有下雪的場景。雪也是幾天就要消融的。對吧？這本小說的大致的鋪陳便是如此。

如今的日本作家，諸如村上隆（Haruki Murakami）、吉本芭娜娜（Banana Yoshimoto）等人，寫作時全是一派西式思想。因此，*mono no aware* 的思想也許已經不再。但我也不確定。如果我搞錯了，就要跟今天在日本的聽眾說聲抱歉！

所以，提到語言、詞彙時，雖然是同一個詞，對其也會有不同的理解，以及這些理解背後不同的依據，所以會予人各不相同的感受。

要知道這一點，或許是很關鍵的。

臨終

我們今天所討論的、這部由佛陀所說的經典，便屬於印度古文明首屈一指的一環。在印度語的 *ātyaya* 一詞，翻成藏文，就成了 '*da' ka* (འདུག/臨終)。*'da' ka* 這個詞，又像是 *mono no aware* 那樣了，也許又是個無法翻譯的詞喔！

一般來說，這裡有些事情是值得我們思索的。如果突如其來地問：「這是部怎麼樣的經典？」必須承認：這部經在談有朝一日面臨死亡之際該怎麼做。不就是這麼回事嗎？就是這樣而已。它的名稱也提到「臨終」——有朝一日面臨死亡之時。不這麼說也不行了，因為大多數的人都得如此運用這個詞彙。對吧？

死亡這件事本身、關於死亡以及相關的教育，通常在東方國家是受到關注的——尤其是印度的佛教徒們早在兩千五百年就已經對此做了許多學習以及思考了。

在新式社會之中，關於死亡的教育是很稀少的。對吧？不單是稀少，根本對死亡毫無準備，一提到死亡，只要有人提起這個話題，人們就想閃避它、抗拒它。

假使把 '*da' ka* (臨終) 這個詞拆開來看，'*da*'是關於「已經過去的」，*ka* 指的則是現在式。把 '*da*' 和 *ka* 加在一起，等於把一個已經過去的東西，以及一個正在發生的事情放在一起。

煮茶的夢

在此，給我們的啟示為何呢？

平時，對非佛教徒來說，死亡這件事，就是一生僅有一次的事，或應該說「終點」。

對佛教徒來說，往往會說「從色法至一切智智之間」的一切法——包括所謂的時間、方位、樣子、形狀、顏色等，都是心造作出來的，不過是由心創造出來、虛構假立的，而不會承認真正有個實在、真實的法。

舉個例子，假設一個在夢中煮茶的情境。設想你們睡著兩分鐘，在這期間做了場夢：你煮茶，將茶葉放入茶壺，把熱水注入其中，然後等一會兒。等到萬事俱全，就

準備要喝茶。這會帶來大約十分鐘的感覺，對吧？但這一切現象，只發生在這兩分鐘以內，實際上，那些十分鐘、十五分鐘、放茶葉、注水、水煮沸等事，其自性都是無法成立的。

但在夢中，仍然是有個順序的，總不至於先喝茶、再將茶葉放到茶壺裡。對吧？會有個次序。然而，並不會因為「有次序」，就使得夢中所喝的茶成為真實的。

因此，佛教所說的臨終、死時，所有的這些詞彙都需要一個整體的依據。某些宗教或者今日某些人們主張時間的自性是成立的，他們認為大限來臨的那時候，就會變得一片漆黑，到了一個終點。對於只能思維這種程度的人來說，是否談論現在的這部經，其實都沒有區別。他們不會來聽，就算聽了也聽不懂。若有這方面的背景（夢中喝茶的譬喻）概念，稍微懂得思考相關的內涵，那麼，聽聞這部經典就顯得十分關鍵。

我們將無法逐句解讀。一來是我不懂該如何逐句解讀，再來是我也不打算這樣做。

無所不在的佛經之美

這是一部大乘經典。其中十分奇妙的一點，與它的說法處有關——這是在天界。

通常，佛陀的經典本身，由於是佛陀的法，當然都非常重要、非常莊嚴、值得玩味，甚至連佛陀說法的場所，以及說法的對象——眷屬、弟子們，都有許多值得思考之處。例如：讀誦《華嚴經》時，大概有多達上百頁，還是五、六十頁，或六、七十頁，我記不清楚了，或許是百來頁吧？是關於當時的眷屬（聞法者）的名單。我是指主要的聽眾。這當中不乏許多奇特的事。

舉例來說，當我今天在這裡說話，也許有某些人正是透過網路收聽的，但至少我的前方有大約六十個人，而每個人都擁有各種不同的想法。現在，假設這裡有大象、馬、鬼、龍，也許還有雙頭人、三頭人，當我在說話時，他們聽聞、理解的方式將會截然不同。

同理，今天我們用的「臨終」這個詞，就會依據它在法文當中所蘊含的意涵去理

解。今天的聽眾當中，應該有一些埃及人，他們對此詞彙應該也會有相當不一樣的理解。

因此，佛陀說法的地方、聞法者等那些內容，確實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地方。

在此，說法處可是天界喔！更準確地說，是在天王的殊妙樓閣之中。這是值得思考的！奇怪地很！

如果今天佛陀說法的地方是在一座墳場，談論這些的話，那就另當別論了。既然已經來到墳場，死亡就成了不得不談的話題了。對吧？至少，在這裡談論死亡是可以接受的吧？它是相關的，對吧？

然而，那群天人可是不太思考死亡這回事的。是吧？而且還是在天王的殊妙樓閣裡——在那兒，應該不太有人會談論諸如死亡等負面的事情。就像今天我們正在舉行生日派對，當要吹熄蠟燭的時候，如果有個人驚呼：「呀！這下你可減少一年的壽命了！」我們可是會生氣的。對吧？在此，也是同樣的道理。竟然在天界談這個話題！正當這些天界的王者、天界的后妃，彈著天界的琵琶，舉行著天界的歡宴，一片歌舞昇平、極其歡愉的時候，突然話鋒一轉，竟有人開始談論死亡！

不過，開始這段對話的是虛空藏菩薩——這本身應當也是意義非凡的。簡直就像是一開始就套好的一樣，彷彿有些台詞是須菩提寫的，有些是金剛手寫的。一開始，開啟這個話題的就是這位被稱為虛空藏的菩薩，他提出這個問題：「有一天，臨終、瀕死之際該怎麼辦？」

他這麼問佛：「應云何觀臨終心？」他的意思大概是指：眼看就要死亡的時候，該怎麼辦呢？

佛陀提到：「當某天要死亡時，有個可修的三昧。」

那是什麼呢？梵文稱為 *atyayajñāna*，藏文將之稱為 *'da'-ka ye-she*（臨終智）。至於漢語、法語要怎麼翻，就是你們譯者的事了。

方才提過 *'da'-ka* 這個詞的依據，我先用了日文當中的 *mono no aware* 去談它，請你們放在心中。

夢中煮茶——自性清淨

那麼，什麼是臨終智？經文依次提到：「一切法自性清淨故，應修無實想。」這是第一個主題。剛才我大略談到在夢中煮茶的事，對吧？那個例子所對應的就是這段話。

但我也只是大致提一下而已。我說過了，我可不是什麼登地菩薩呀！

關於這方面，出生在德國的科學家愛因斯坦，曾說過一段很奇怪但很棒的話。我之所以要談外國，原因在於正如我剛剛所說的，我們早已經將西方觀想在頭頂、心間了。所以如果我引據愛因斯坦的「教證」，我們全都會歎為希有。所以我引用他的「教證」。要不是這樣，愛因斯坦那些人說的話，佛陀早在千年之前就已經說過了。

你們也許知道，在科學家之中，愛因斯坦是第一個提出「時間相對論」的人。據說愛因斯坦某個朋友過世了。當他聽到朋友去世時，有何反應呢？他開玩笑地說：「呀！他連這個都比我快呀！」「他如果跟我一樣，知道時間是相對的，像這樣的人，是不用害怕的。」這只是舉例說明。

總而言之，談到「一切法」時，便包括：時間、東西南北等方位，種族或民族，還有語文、顏色等，諸如此類的一切，也就是所能想到的一切。

這一切（法）都無法成立自性。

現在，我們在夢中煮一壺茶——而且只有一碗茶，當我們一邊喝著這碗茶的同時，茶一邊在減少，於是我們感嘆道：「啊！茶快要喝完了。」

簡單說起來，那些（諸法）就像夢中的一碗茶一樣——茶本身並不存在，沒有自性可成立，但由於有這種〔茶存在〕的觀念，所以當茶越來越少，我們才會認為「呀！茶快要喝完了。」並可能因此而感到憂傷。

對於這些，佛說：「應修無實想。」用說的總是容易，與此同時，「諸法無實」也是真確的。

知易行難——習氣的困局

所謂的「時間」，只是一種思惟模式。對吧？

在享樂的時候，例如：喝茶、喝酒、打麻將、聚餐的時候，時間彷彿一下就過了。但如果在監獄裡待上半小時，卻像關了一輩子。

這樣解說的話，就沒什麼費解的。然而真到了實踐行動的時候，就會顯得極其困難。實踐之所以困難，是習氣使然。問題在於，為了要去除習慣，就要帶來另一個習慣。所以，所謂「禪修！禪修」，說到底，就是必須置入另一種習慣。

我們只要稍微懂得思考這道理，肯定會有益的。

就在兩三前天，我以前認識的一位女子來到我這兒，他的病情已經藥石罔救的地步，自己也知道即將面臨死亡。他表示，醫生說他最多只剩下三四個月可活，而且要活到那麼久，也很困難。所以我跟他談得稍微比較久一些。

但對我這種人來說，與處在這種情形的人對話，我會很不知所措。

為何呢？因為我是負責說話的。然而，就算是現在，我腦子裡仍然充滿那種我還會活上千年的想法，別無其他。我的這種習慣極其強烈，到現在還做千秋大計，不曾想過死亡。

就在前兩天，我去買了台咖啡壺。因為過一陣子，在六七月左右，我要到不丹的偏遠地區去一趟，我考慮著：「到時候可能沒法煮咖啡。」於是買了這個咖啡壺。就是這樣！我根本確定自己會活到六七月了！篤定地很！

我當時與那位女子談話，而他是眼看就要面臨死亡的人。但我既然得到了「上師」的名銜，就對他說了諸如這部經裡面的那些話，諸如關於時間相對不實之類的道理。

總而言之，一提到所謂的時間，例如在我們思想當中，總認為「死亡」，就是變成漆黑一片，一切都會消失。是吧？若有這種想法，就代表並不明白「時間的自性無法成立」。

正當我坐車來到這裡參與討論時，有通電話進來，表示那位女子的狀況惡化，即將辭世。一個曾思考過這類觀念、參與相關教學或研討的人，以及一個完全不曾聞

思、不在意這類道理的人相比，二者截然不同。

所以聽聞、思考這些道理，實在非常重要。《臨終智經》美妙、重要得很！

歸納起來，佛陀開示的內容分為五方面：

「**臨終智者，謂：一切法自性清淨故，應修無實想。**

一切法集於菩提心故，應修大悲想。

一切法自性光明故，應修不可得想。

一切有為法無常故，應修無所貪著想。

若悟心者，是為智慧，是故應修佛果不假外求想。」

自性清淨

第一點：「**臨終智者，謂：一切法自性清淨故，應修無實想。**」要觀修「一切法都沒有『可成立的自性』」。在談論的是這一點，對吧？觀修這道理的方法實在太多、太多了！所謂的「禪修」，便是養成習慣。例如：吃一顆檳榔，再吃一顆，吃第三顆……每天都照這樣吃下去，這麼吃下去，就會養成習慣，然後就會產生成果。

我在談的是「習慣」。

因此，對於完全的新鮮人來說，必須要了解這些話，需要去聽聞。今天你們聽到這些話了，你們就知道：「呀！所謂的生、死，其自性並不可成立。」

光是這種理解，就顯示出極大的福報了呀！不過，並不是說「在我這邊聽到這個道理，所以福報大」。釋迦牟尼佛來到世上，他說了這個道理；雖然他說了這個道理，但是上數以百萬、千萬、億計的人並不懂——由於沒有聽說過，也就不會懂了。對吧？他們缺乏機會。大多數人只願意聽到關於經商、經濟活動，還有買咖啡壺這類的事，而沒有機會聽到這些道理。

所以第一步是要聽到。大概也有人只是一味地聽聞，然後一輩子就結束了。不過，這也可以啦！能做到這樣已經很好了。我已經六十一歲了，曾見過形形色色的人，有許多人總是會出席在每一次說法的場合，但卻不太實修。有時候我不禁會想：「你應該要實修呀！」會想要對他們這麼說，但我最終總是保持沉默，我會這麼想：

「願意聽就已經非常棒了。如果一輩子都只是聞法，然後就死去的話，來世有可能會比過去更加喜愛聞法。」有些人則會思惟、修習其中的道理。這樣人也不少。

最好的禪修方式之一，是思惟：「一切有為法、一切法的自性都不可成，都如夢似幻」，就像夢中的茶，反反覆覆這麼去想：「諸法都像是這樣呀！」就這麼去禪修。

再來，假使要比這更加進一步的話，面對所生起的任何分別念時，都不加以改造、調整。諸如此類的禪修方式，在佛法中太多了。

空即是色——真正的悲

我將大致地、直接地按我的意思來談下面的四個道理。

第二個道理：「一切法集於菩提心故，應修大悲想。」啊！這話題實在太宏大了。

我們一聽到悲心，會有這樣的反應：「啊呀！多可憐呀！」「他好可憐！」「悲嘆呀！」有些人會認為這就是悲心。也不能說這不是悲心。但悲心並不僅止於此。

漢文「悲心」的意思是什麼？（〔姚仁喜師兄：〕Sadness.〔悲傷〕）這就是我今天要提 *mono no aware* 的原因。要翻譯藏文的 *snying-rje* 和梵文的 *karuna*，真的太難了。

一切法的自性都不可成，是不是什麼都沒有、空空如也？

有人會這樣想。對吧？但並非如此。自性不成，不會像是「容器是空的」那樣。我們不是說「空即是色」嗎？真正的悲，會涉及這一點。

以為「啊呀！可憐呀」就是悲心的全貌，那是幼兒園程度的悲。第二點要談的是以上的道理。

從來就沒有毒蛇——光明

第三個道理：「一切法自性光明故，應修不可得想。」

所謂「光明」，又是個很難翻譯的詞。「光—明」這個詞，也許會讓各位以為像

是電燈的光那樣，但光明可不是這個意思喔！

所謂的貪欲、瞋恚，都是煩惱。平時我們談到煩惱時，別說跟光明扯上邊了，它們總被認為是很糟糕的。平時，在直觀思考之下，貪欲就是糟糕的、要丟棄的。然而，真正說起來，貪欲實際的本質，便是方才所說的：自性不成、空、大悲。所謂「光明」，指的是這麼回事。

我想，對於初學者來說，不太容易馬上懂得這個道理。

我們剛剛不是舉了一個關於夢中煮茶的例子嗎？現在要再回到那個例子上頭去。

現在要說個更糟的夢。

假使在夢中，〔某人〕眼看就要被一條毒蛇咬到。在做夢時，正當要被毒蛇咬的時候，那種感受固然是一股非常強烈的痛苦。對吧？因為那真的很可怕。是吧？然而，最好的狀況是什麼呢？便是「從根本上就沒有毒蛇」。這樣一來，毒蛇從根本上就不成立，諸如被毒蛇咬、毒液這些事情，也同樣從根本上便不成立。

如果毒蛇確有其事——比方在做夢過程中，夢到了毒蛇，在做夢的階段，真的有條蛇出現，那就離奇了，而且這下可慘了，真的會很棘手。不過，這件事真正的解藥（對治），就是「毒蛇從根本上就不成立」這一事實。

這段經文說的就是這個道理。

因此，一切諸法——包括所謂的煩惱，貪、瞋、癡等，這些全是光明。所以，必須不要去緣取「某些是好的」，「某些很糟糕」等。

第四個道理就很容易理解了：「一切有為法無常故，應修無所貪著想。」

平時我們總說：「諸法的自性是無常，所以內心不應起耽著。」會這麼說對吧？第四個道理就是這麼回事！不會有任何聽不懂的地方。

心即是智慧，它就是佛

至於第五個道理就非常關鍵了。這是一部契經喔！是顯宗的，可不是密宗喔！如果是密法，就有什麼大手印、大圓滿之類的。然而，此處的表達方式卻與密法是相同的。

昨天我跟那位將要去世的人，就這一部分的內容，談得更多一些。

我們現在難道沒有心嗎？心是存在的。當然有心！假使沒有心，不就沒有講者，也沒有聽眾了？

經中提到：正是這個心，它既是思想者，也是聽聞者、了解者、能知者——它，就是佛。

不過，此處是這麼說的：「若悟心者，是為智慧，是故應修佛果不假外求想。」也就是說：如果懂得了心，所謂的心，即是智慧。

至於如何了悟心的方式，內道佛法有更多關於這方面的話語。所以，不要認為所謂的佛陀，好像就存在於佛龕或者其他任何某處。你的心——當下的這個能思惟者，它就是佛。心中無論生起什麼分別念，都不要加以排斥、成立、捨棄、取受，應該要如此安住。諸如此類的話，在我們佛教裡還多的是。對吧？

在說完這席話後，虛空藏菩薩等天人大眾全都起身，高度讚歎道：「啊！真是太棒了！」

只能說到這裡，要再多也說不來了。

問答時間

問：慧海《疏》中提到：「所謂『臨終智』指的是：諸如來往昔行菩薩行，由下至上而出生的能了知之智。」請問這裡所說的「由下至上」指的是什麼？是否指從資糧道、加行道一直到成佛的過程？

答：也許是如此吧？也有可能是指我們方才說的五個主題（科判）。我對此也有點遲疑。這部注釋屬於論典，而那些論典的注釋都非常難懂。如今要我們去閱讀七八百年前的人所說的話，真的太難了。請去諮詢那些堪布們。我不讀經論已經很久了，問我這種問題，我一時之間很難回答。佛學院的堪布們在這上頭花了一輩子的工夫，他們會懂的。

問：

此經歸結於：

「諸法清淨性，應修無實想。
具足菩提心，應修大悲想。
諸法光明性，應修不可得。
有為法無常，應修無貪想。
心乃生智因，佛果莫他覓。」

如何看待此經結示與密續或伏藏「臨終（死位）中有」教說之關聯（共義）？

如果義理層次有別（不共義），彼此差異為何？

答：可能是有關的吧？也許在層次方面有關聯。整體而言，《中陰聞解脫》在這方面有獨到且 step by step（循序漸進）的解說，所以可能是有關的。若談到噶瑪林巴的《中陰聞解脫》，那屬於密法。

密法有何希有奇妙之處呢？解說密法時，色法與心法的地位是相同的。對吧？我指的是地位、權力，都是相同的。Same level.（同一級別）

在顯宗，通常色法的地位很低。寂天他們就說過，色身就像僕役，而且還說：「要給它微薄的薪資。」他說的可是「微薄」，也就是「不要給太多」喔！他說：「〔如果不對色身嚴苛點，〕會被寵壞的。薪水給得夠用就行。」有很多諸如此類的道理。

然而，在密宗裡，必須要給身語意同等的地位。對吧？因此，關於身體方面的道理，便顯得十分重要。

有一天，當面臨死亡時，身體的大種就會崩壞、消融、消散，在《中陰聞解脫》等教法當中，將這些全都說得非常細緻。

講到這裡，有一點該跟譯者們提一下。有個叫「聞解脫」的詞。對吧？這也是個很不凡的詞喔！請你們謹慎地翻譯它。很多人都認為「聞—解脫」的意思是「聽了就會解脫」。我並不否認這一點，這點也是正確的。

對於一個不知道這是咖啡的人來說——假使像你（口譯）一樣，是個有高血壓、不能喝咖啡的人，但你口渴的很。這時，你想：「乾脆就喝這個吧？」你如果喝下去，不是會有死亡的危險性嗎？此時，突然跑出像我這樣的人，跟你說：「喂！這可是咖啡呀！」你就會解脫了，因為你不會死了。對吧？就讓你從〔咖啡帶來的死亡危險〕中解脫出來了。聞解脫主要說的就是這麼回事。

同樣地，所謂中陰「聞解脫」，是每一句話都在指導你將會如何。例如：「地融入水，水融入火……等時刻，將會發生這樣那樣的事喔！」「不是別的，就是這麼回事！」若能仔細聆聽諸如此類的介紹，就會知道實際的狀況為何，於是就會擺脫顛倒錯誤的處境（從中解脫）。

問：若悲心之觀修，讓行者愈感悲戚，覺得樂是不該得到的，如何是好？

答：比起「完全沒有悲心」而言，這種狀態是可接受的，也就是跟「只管自己、完全不顧慮他人」的人來比，這還是好的。

然而，這種人並未擁有更開闊的思想，表示還不懂這個臨終智法門之中第三與第四點的意義。

要想：「無論如何，都要謀求一切眾生的利益，都要將一切眾生安置到佛的境界。為達到這樣的目的，於是應當布施、持戒。」

再來，也需要考慮該如何照顧自己的身體、讓自己變得更好。要善待自己。

問：臨終時，我們都會經歷恐懼。有什麼具體的方法可以減輕臨終時的恐懼嗎？

答：我不知道這個問題是誰提的。對於一個已有密法實修的人來說，將會是另一回事。怎麼說呢？因為有其他能談論的話題。

面臨死亡時，該如何是好？已經不需要再管到底要不要接電話了。

可能要把握三件事：隨念見地、隨念本尊、隨念上師。

首先是隨念見地。然而，到了大限來臨那天，如果沒有很好的實修，大概也沒指望了，應該想不到見地的。

沒辦法這樣做的話，我們也可以隨念本尊。都一樣的。但這也很難！那些面容、手部等徵相〔也會讓人很難隨念〕。

那就隨念上師吧！都一樣的。

由於上師跟自己有連結，所以或多或少可以想得起來。

我想，如果是個密法的實修者的話，這些〔指導〕應該十分關鍵。

如果提問的人並不是佛教徒，或者是個初學佛法的人，屆時就應該思惟我們今天談的這些內容。

我們的癥結點之一在於：認為「死」就是終了、結束，從此什麼都沒了。有這種想法吧？這樣一來，就墮入了斷滅的極端了。一言以蔽之，這就表示當事人不了解「時間的自性是無法成立的」這一點。

這就是為何佛教總是說很多「無始無終」之類的話，說到底，就是在談「時間的自性無法成立」。平時我們會有這種想法：「現在一切都結束了」，「不過如此」，「〔死後〕會歸於一片漆黑」。有這種想法，不僅代表不懂佛法，也表示著不懂愛因斯坦的科學。如果 **time is relative**（時間是相對的），就不必然能夠成立某個 **end**（終了）吧？

此外，大多數人彷彿都認為死亡只會發生在我自己頭上，別人不會遇到。我偶而也會有類似的想法。

請注意！這種想法本身又怪得很！像我們這些人也是認為：死亡不會發生在我身上，那是他們的事。看新聞報導的時候，不是會看到烏克蘭的人們過世嗎？總有人會想：「他們當然會死，我才不會死。」

所以，提到「會死的人」時，必須要想到：死亡並不是只落在我自己頭上，所有人都有這麼一天。

再來，無須贅言，身體是會消亡的，但還有個能思惟、能知、能感受者一



圓滿法藏·佛典漢譯
THE KUMARAJIVA PROJECT
欽哲基金會直屬計畫

—那個「正在感知者」。你們就算不是佛教徒，也應該記得這個（正在感知者），不要忘記它，要去觀察它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心不要散亂到其他地方去。〔屆時〕可是會散亂的喔！

〔死亡的時候〕就算聽到微弱的聲音，也足以導致散亂。例如：想到那些未竟的工作。又如：在你的電腦裡面，可能儲存著那些別人一旦看到，就會令你羞愧的圖片，〔臨終時〕也許你會想到：「呀！說不準那些圖片會被別人看到。我忘了 delete（刪除）呀！」到時候可能會發生這類的情形。不要去想這些事。要將注意力放在那個感受、了知上頭。

但你們用不著擔心，不用急著今天做處置，因為有些人每天都在刪除〔電腦檔案〕。那些其實沒什麼大了不得的。

問：光明是不是那個無分別的心？

答：它們的基是相同的，只是面向的差別。

問：那麼，如何區別無念和光明？

答：講到無念，無念與光明，

如果所說的無念（沒有念頭），是指諸如昏厥那樣的狀況，那麼二者是有別的。

問：光明是否意味著明覺的心，而不是光亮？

答：正是如此！理解得很好。

也許應該要從所謂的「覺知」、「知曉」的角度去理解〔光明〕。

我舉貪欲為例。該怎麼界定所謂的「貪欲」？比方說，生起了「來吃個蒸餃吧」這樣的貪欲，於是，當聞到蒸餃的氣味、看到蒸餃的樣子時，口內就會分泌唾液。對吧？不過，對蒸餃的貪欲只算是小小的貪欲啦！貪欲還多著呢！



在某部經典——應該是《懺墮經》（也就是《三蘊經》）——當中好像有這麼一段：「在一切煩惱當中，最難斷除的就是貪欲。」但這可不代表應當將貪欲看成毒物。為什麼呢？因為貪欲也有益處。「我要證得佛果」這種想法本身也是一種貪欲，我們也必須承認：對上師、僧伽的歡喜心，也是一種貪欲。其他則以此類推。

所以這「貪欲」呀，好處可多了。這是一方面。

再來，所謂的「貪欲」，並不是一個物品。它不像口罩，它不是 **material**（物質），既不是石頭，也不是樹木。

來談談貪欲本身的 **ingredients**（成分）。例如，咖啡飲品真正的成分是咖啡豆、水這些東西，對吧？貪欲也有它的製造成分。是吧？它真正的成分，就是那個「明了、覺知」——因為它的本性是心。對吧？而這個「明了、覺知」（心）非常的重要。是吧？所以，經中談的光明就是這個。

就這樣吧。今天是週日。不是嗎？在週六、週日，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辦。就去辦吧！